

# 丹尼斯·塞诺 内亚研究文选

[美] 丹尼斯·塞诺 著

*Denis Sinor*



中華書局

北大民族史文库丁种一号

#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美] 丹尼斯·塞诺 著

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 译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美)塞诺(Sinor, D.)  
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 —北京:中华书  
局, 2006

(北大民族史文库)

ISBN 7-101-04987-7

I. 丹… II. ①塞…②北… III. ①民族历史-中  
亚-文集②民族文化-中亚-文集③民族历史-东欧-  
文集④民族文化-东欧-文集 IV. ①K360.8-53  
②K510.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900 号

- 
- 书 名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著 者 (美)丹尼斯·塞诺  
译 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  
丛 书 名 北大民族史文库  
责任编辑 于 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76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987-7/K·2165  
定 价 34.00 元
-



丹尼斯·塞诺 *Denis Sinor*

当代阿尔泰学的泰斗。1916年生  
于匈牙利，先后在匈牙利和法国求学，  
1948—1962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  
1962年以后一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在该校建成举世闻名的内亚研究机构。  
现为印第安纳大学荣退教授。

责任编辑：于 涛  
封面设计：刘 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作者自序

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或有人并不喜欢其某些方面,但大家都承认,人的自由移动,以及印刷品的自由快速流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盖过了它们所可能产生的不便。学术从业者之间增进交流,只会有益于学术研究。在习惯称作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广阔领域内,我一直在一小畦我称之为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或内亚(Inner Asia)的地界内耕耘。这本由罗新教授主持选译的论文集,反映了我在语言学范围以外多方面的兴趣。

中亚欧亚的文献史料中,由于各民族自己写作的史料严重匮乏,向来是阐释许多相关历史问题时的主要障碍,历史学家不得不依赖——有时候还是仅仅依赖——用其它很多种语言写作的资料。如同我在收入本书的《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一文中所说的,“(仅仅)阿兰人历史的基本史料就涉及了十五种语言”。所有这些史料中,用汉文所写的要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这可是惟一的一种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从未间断地用于史学写作的语言啊!从十八世纪中期的法国人德经(Deguignes)开始,西方学术界就意识到这一信息宝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借鉴中国现代学术的成果方面却是相当缓慢的。西方研究者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全面地认识到,现代中国学术可以为中亚欧亚研究作出多么大的贡献。或许法国人伯希和(Pelliot)作为大权威,在其《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最早呼吁对此一缺陷给予重视。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学术显然是不再可以被忽视的了,而且在西方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

中,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也已大大增进。他们能够而且确实已经在利用其中国同行的发现与看法。作为一种工具语言的汉语,正在西方历史学家中快速赢得地盘。

中国现代的内亚历史学家们,很久以来就能够阅读至少是英文的论著。可是,也不能忽略其它语言写作的数量巨大的学术出版物,比如法文、俄文和德文。在二十世纪中期的骚动年代里,中国的图书馆在跟踪和收藏西方出版物方面遇到了困难。我还记得,1984年当我非常高兴地作为中国社科院的客人访问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时,我此行的邀请方和我讨论了一个计划的可能性,即向一些专业图书馆提供少量的、精选出来的有关内亚的西方出版物。这个计划从未被付诸实施。我知道我的一些文章以及我作为教学大纲的《内亚》(Inner Asia, a Syllabus, 1971年第2版)被译成中文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到译文,对其质量也一无所知。

今年一月,经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和唐研究基金会的会长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介绍,我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教授建立起了联系。令我非常高兴和满意的是,眼前这本书就是这些联系的成果。对唐研究基金会资助此书的翻译与出版,我深表谢忱。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罗新教授竟有能力使此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翻译并出版。在这里我向他、向上面提到过的先生、向所有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各位,为他们的辛劳和高效,致以衷心感激。在九十岁的年纪,能够呈上一部论文选集供我的中国同行雅赏,在我,是非常高兴并深深感动的。

丹尼斯·塞诺  
印地安纳大学  
布鲁明顿,印地安纳州  
2006年5月

## 译者前言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我们翻译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都是研究内亚(Inner Asia)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故题名《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现年90岁的丹尼斯·塞诺著作宏富,研究领域广泛,而本书所译的20篇论文仅限于他用英文写作、并与内亚历史相关者,至于他用法文、德文、匈牙利文写作的相关论文,以及他在匈牙利史、乌拉尔—阿尔泰(Uralic-Altaic)比较语言学等许多方面的重要研究,都不在我们的选译范围之内。因此,本书远远不足以全面反映他的学术研究,这是应当特别指出的。

丹尼斯·塞诺是迄今在中央欧亚研究(the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领域取得最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如今广为学界接受并习用的“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概念,就是由他1940年在巴黎首先提出的,随后1943年他在法国图卢兹天主教大学开设了题为“中央欧亚史导论”的系列讲座,1954年他在他自己主编的《东方学与历史》一书中撰写了《论中央欧亚》一章(译文收入本书),更是系统地检讨了这一学科的历史、方法和问题,使这一概念逐渐流行起来。中央欧亚概念超越了语言、人种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分类局限,把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塞诺那里,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然而,在包括塞诺自己的著作在内的各相关论著中,“中央欧亚”的概念常常与另一个概念“内亚”(Inner Asia)交替混用,几乎难以区



分。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央欧亚历史中,欧洲部分的权重远远不能与内陆亚洲的部分相比,内亚的北亚、蒙古高原及中亚才是中央欧亚历史的主要舞台,因此内亚概念有时候就等同于中央欧亚概念。塞诺在为他自己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所写的“导言”中,他明确地宣称该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就是中央欧亚,之所以用“内亚”这个名称,只是因为它比起“中央欧亚”来不那么笨重,但同时也不那么准确。

1916年4月17日,塞诺出生在今罗马尼亚西部的克卢日(Cluj)一个匈牙利人的罗马天主教家庭,当时这个地区还在匈牙利版图之内,匈牙利语称此地为Kolozsvár市。由于他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奥地利人,所以对他来说,德语和匈牙利语一样是他的母语。十到十五岁之间他主要生活在布达佩斯,每年有几个月去瑞士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这给他的法语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从十岁起他在一所教会学校注册,学习拉丁语和英语,虽然实际上他很少到校,但校方的记录显示他的成绩还不错。塞诺十六岁时,他的家庭迁至匈牙利东南部的马科(Makó),在这个位于穆列什(罗马尼亚语作Mureş,匈牙利语作Maros,德语作Mieresch)河北岸的小城市里,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激烈冲撞,使得对于匈牙利民族命运的关怀开始在他内心深深地扎根,成为左右他一生学术和社会活动方向的动力之一。

1934年,十八岁的塞诺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当时叫Pázmány Péter Tudományegyetem)学习东方学。他最初的方向是近东研究,后来受到久拉(Gyula Németh)和李盖提(Lajos Ligeti)的影响,转向学习蒙古学、突厥学和内亚史。塞诺在大学期间多次获奖,其中有些奖项是全校一年只能一人获得的。在他二十一、二岁时,他已经在《通报》(*T'oung Pao*)和《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上各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柏林看到了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掳获品,并在久拉和李盖提的指导下准备出研究突厥语佛教文献的博士论文。1939年他申请到匈牙利教育部的资助,到法国巴黎师从伯希和(Paul Pelliot)。关于他与伯希和之间的深厚友谊,他在《怀念伯希和》一文中有着真切的描写(译文收入本书)。在德

国占领下的巴黎,年轻的塞诺面临着生活窘迫和政治迫害等多重危机,但他在伯希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等导师的帮助下,一直没有放弃学业。作为法国抵抗组织的一员,他还加入了法国国内军(FFI),并在巴黎解放后随军西征,一直进至德国拉恩河畔一个名叫 Bad Ems 的小城。1945年10月他退役回到巴黎时,伯希和已经去世,塞诺在戴密微等人的帮助下继续留在法国,并且继续在法国东方学的框架下致力于其突破东方学传统的中央欧亚研究,亦即内亚研究。

1948年秋,塞诺接受英国剑桥大学新设立的阿尔泰研究(Altaic Studies)讲师席位,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阿尔泰为名的大学教职,标志着阿尔泰学正在突破并脱离传统东方学的框架。塞诺在剑桥任教长达13个学年,他开设了许多极为专业的课程,直接带动了英国阿尔泰学的繁荣。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国际东方学特别是阿尔泰学的学术组织事务。1954年他担任在剑桥召开的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秘书长,直至他离开剑桥,他一直担任皇家亚洲学会的荣誉秘书和英国东方学家协会的秘书。1957年塞诺与冯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和海西希(Walther Heissig)一起,建立了“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议”(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简称PIAC),并从1960年开始出任秘书长,成为国际阿尔泰学界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1962年,正当盛年的塞诺接受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邀请,来到布鲁明敦(Bloomington)任教直至退休,如今年逾九十的他仍然生活在这座宁静美丽的大学城里。正是在这里,塞诺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塞诺把印第安纳大学变成了欧洲之外最重要的阿尔泰学中心,他在美国建立起了足以与欧洲分庭抗礼、并且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的内陆亚洲研究的独立学科。塞诺出类拔萃的学术组织能力,恰好与当时美国政府对亚洲知识的需求结合了起来,这是印第安纳大学得以建立世界上最重要的内陆亚洲研究的教育和学术中心的两大契机。在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刺激下,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联邦经费支持各个级别的教育中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教育项目,其中包括外语教学和地区研究。印第安纳大学就是在这一法案的支持下,长期获得了联邦专款发展其乌拉尔—阿尔泰语言(Uralic-Altaic)的研究与教学。1963年印第安纳大学的“乌—阿研究”项目被确认为美国的“国防教育中心”之一。塞诺初到布鲁明敦时,“乌—阿研究”只是由不同院系的教授业余参加的一个项目,内亚研究还没有任何实体。到1966年,塞诺把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独立的系(乌—阿研究系);1967年这个新成立的系已经有286个注册学生,有16个专家讲授39种极有特色的课程,其中包括芬兰语、立陶宛语、乌兹别克语、藏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和蒙古语,等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塞诺的“中央欧亚”概念被广泛接受了。在他退休以后,“乌—阿研究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与美国教育部等政府机构的良好关系,使他在获得经费支持方面十分顺利。塞诺担任系主任的长时期内,在引进人才和规划学科发展方面成绩突出,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印第安纳大学的中央欧亚研究(亦即内亚研究)早就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声誉,并逐渐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先锋。1967年塞诺在系内建立了后来负有盛名的内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该研究所收集的内亚研究资料如今被认为是举世无匹的。更值得提起的是,从1963年起,以雄厚的联邦资金为基础,塞诺在乌—阿研究系还建立了“国立内亚与乌拉尔资料中心”(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该中心培养了大量内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专业人才,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机构中最成功和最重要的一个。

先从行政岗位上、后来也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的塞诺,并没有停止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直到最近,他还在连续不停地发表专业论著。收入本书的论文中,有一篇《在西方的蒙古人》发表于2005年。塞诺长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重要的学术指导工作,他创办了《亚洲史杂志》(*Journal of Asian History*)并且至今仍然担任主编。他是真正具有“国

际性”的学者,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而且弟子、朋友遍天下。他八十岁以后,每年仍然穿梭于世界各地,2004年八十八岁的他甚至还旅行到了北极点。今年已经九十高龄的他,还飞行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出席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在他的弟子和朋友圈子里,塞诺的绰号是“大汗”(the Great Khan)。

本书的选、译,不仅基于我们对这位内亚大汗的尊敬,而且也基于我们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判断。尽管中国学界对塞诺的名字并不陌生,但对他具体研究的了解还只是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多数从事相关工作的学者并没有条件直接接触到他的论著。在我们看来,他的许多论著尽管已经发表很多年了,但对中国的相关领域还是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深信,中国的北方民族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研究等学科,也只有充分吸收了国际相关学界的巨大积累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的学术进步。因此,我们从2004年以后就在考虑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一批西方重要的阿尔泰学或内亚研究的学者及论著,塞诺是进入我们第一批名单的学者之一。

2006年初,在美国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会长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和美国宾州大学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教授的帮助下,我们与塞诺教授取得了联系,并且承蒙他允准,我们从他的论文中选取了二十篇进行翻译。翻译工作不仅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全体成员的支持,也得到校内外许多朋友鼎力襄助。更难能可贵的是,塞诺教授本人寄来了他自己最新版的论著目录,并且他还给本书撰写了序言。本书的出版得到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热心支持,责任编辑于涛先生费心尤多。这些,都是我们十分感激的。

罗 新

2006年6月

# 目 录

作者自序 .....	(1)
译者前言 .....	(1)
论中央欧亚 .....	(1)
历史上的阿提拉 .....	(25)
突厥的起源传说 .....	(54)
突厥文明的某些成分(6—8 世纪) .....	(83)
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 .....	(104)
北方野蛮人之贪婪 .....	(120)
内亚的战士 .....	(132)
略论中央欧亚狩猎之经济意义 .....	(157)
大汗的选立 .....	(167)
中古内亚的翻译人 .....	(189)
中古内亚的外交实践 .....	(223)
西方的契丹史料及相关问题 .....	(244)
蒙古人在西方 .....	(263)
论中央欧亚之水运 .....	(312)
突厥语 baliq(城市)一词的来源 .....	(348)
“乌迈”，一个受到突厥人礼敬的蒙古神灵 .....	(359)

## 2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

以切成两半的狗立誓 .....	(367)
内亚的剥头皮习俗 .....	(378)
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与历史学 .....	(386)
怀念伯希和(1878—1945) .....	(402)
丹尼斯·塞诺学术论著及主要教学科研目录 .....	(416)

## 论中央欧亚

地球的固体外壳只是它整个体积表面的薄薄一层。人们把这一层脆弱的外壳叫做自己的家园并在上面进行建设,在其下面,我们地球的大部分都包藏着极大的压力和热度。火力间或喷发到地表,燃烧的熔岩涌流出来,破坏并摧毁人们所建设的一切,将生机勃勃的地方变成一片死寂。过一段时间火山熄灭,破坏了了的田野也许会复苏,或维持光脊不毛直到永远。火山不是建设者,它只会破坏,不过伴随着破坏的是火山自身的死亡。融化的岩浆冷却下来,流动停止了,那壮观、惊人、可怕的喷发所留下的,只是黑灰色的尘土。

当我们打开欧亚地图,放眼这块最大的陆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那些巨大的成就,那些主要的文明中心,位于它的边缘地带。欧洲、闪族文明、伊朗、印度和中国覆盖了这个庞大岛屿的海滨地区,只剩下其北部沿海,由于气候的原因人们难以到达,才没有产生它自己的重要文明。为这一文明“外壳”所环绕的,是中央欧亚这一广袤的荒野,很少为人所知,其种种反应难以预料——如同那岩浆,那融化了的地核,绝大部分的世界历史就围绕着它而构建起来。当它来到地表,当它冲破定居文明力求把它禁锢于其中的那层外壳时,受到惊吓的人们就谈起了灾祸。地狱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上帝要惩罚世人的罪恶。当喷发平静下去——像所有喷发都必定会有的那样——融化的岩浆加入了那层外壳,又帮着抑制将其带到地表来的那种力量。

固体的外壳变得越来越厚，喷发变得越来越少。火焰低下去了，不大看得见了，人们差不多快要忘掉它的存在了。

中央欧亚历史的开端时间不能确定。自从定居文明的历史开始，它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必须的推论：事物本身并不成其为事物，只有其他事物存在，它才与它们相伴并存。世上并没有绝对的野蛮人。野蛮人作为一种存在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够被定义：他是文明人的兄弟，同样的血统，然而未能成功。他们对立互补，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完整秩序。“内则服冠带（华夏），外则为戎狄”，中国历史学家如是说，表明每件事物都是有秩序的，每个人都处在适合于他的地方。在外者攻击，在内者抵抗。不过，只有文明世界的中心对野蛮人是禁地。如果他愿意，他能够进入文明的边缘并形成外围群体，这就有希望最终被同化进核心部分。在文明的边缘，有一条经常性的蛮族积聚带，它不断增大文明世界的范围，同时在早先的中心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层。因此，匈牙利人在11世纪占据了他们现在的国土后，便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于是就成了欧洲文明最热心的保卫者，积极反抗外来入侵。

只有那不太成功的蛮族才会满足于停留在边缘地带，他们的目标通常就是彻底征服最近最富的邻居，自己取代其统治阶级。一旦拥有他们所垂涎的国土，这些蛮族便终止他们一直扮演着的角色。他现在站到了栅栏的另一边，防卫着他的新领地，抗拒新的蛮族浪潮。“中国的”辽王朝（907—1125）起源于一个操蒙古语的北狄小部落契丹。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另一个出自东北的部落，即操通古斯语的女真。当后者成功地把契丹人从中国驱逐并自己建立了一个“中国”王朝（金朝，1125—1234）时，辽朝统治群体的残余转向中亚，在那儿他们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繁荣的游牧国家。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些转向文明化的蛮族通常宁可丧失他们的身份，而不愿回到自己从前的状态。即使是辽朝



契丹的例子,严格地说,也不例外,因为,契丹人的主体更像是愿意留在中国,而只有一小部分前往中亚重新创业。公元8、9世纪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当他们被逐出蒙古高原以后,在中国的甘肃省定居下来,过了还不到一百年,就婉言谢绝了辽朝第一个皇帝要他们在其从前帝国内复国的提议。

历史境况可以迫使一群人继续保持或重新回到野蛮社会,但如果依凭其自由意志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这么做。有谁愿意舍弃花天酒地前往荒野莽原?没有人自愿留在天堂之外(Outer Darkness)。身为蛮族是一种道德的,同时也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状态。中央欧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蛮族的历史。

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尽管随着文明化和非文明化之间张力的平衡,它在不同时代会发生变动,但对于任何具体的历史时刻来说,欧亚草原的边界是很容易描绘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时刻,那时整个欧亚大陆大致处于同一文化水平。当然,这个理论是纯粹的想像。随着那些重要的定居农业文明的发展,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一次被区划开来。虽然中央欧亚的范围会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在缩小。随着定居文明领土的增长,他们的边界线也在扩展,于是给蛮族积聚层(the depositing of Barbarian layers)提供了更大的前沿。因此,中央欧亚的空间是呈几何级数在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快,也就是说,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却有越来越多的蛮族被同化。你或许倾向于期待一种完全扯平的状态,如果这种假设并不意味着世界模式的一种根本变化,即这种变化能够解决穷人与富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对抗。

形成于中央欧亚的那些帝国被叫做草原帝国(the Empires of